

王维幸 译

地下街的雨

ちかがいのあめ

我一直待在地下街。外面明明下着倾盆大雨，我却毫无察觉。跟遭到背叛时的心情像极了。

南海出版公司

地下街的雨

〔日〕宫部美雪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街的雨/[日] 宫部美雪著; 王维幸译. —海

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7

ISBN 978-7-5442-6504-1

I. ①地… II. ①宫…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66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03

CHIKAGAI NO AME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1994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地下街的雨

[日] 宫部美雪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杜益萍

特邀编辑 华 艳

装帧设计 金 山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04-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地下街的雨	1
绝对看不见	35
不成文规定	51
串线	65
胜利退场	93
骸原	129
再见，桐原先生	167

地下街的雨

山茶图案的领带。

没有看错。也不是错觉。的确是那个图案。藏青底色上那手绘的红山茶。当时，那个女人为淳史买了那领带。绝不可能忘记。那无法饶恕的红色。她当时还想，若是系上那条领带，胸膛正中央一定会像被射穿一样空出一个血红的大洞吧。

“一件全部都是手绘的东西。”店员如此说道，“这是本店的原创，再没有相同的第二件了。只此一件。”

可如今，一名陌生男子却系着这条领带站在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似乎正在等人。

麻子的视线无法从那人身上离开。

下午六点。一个紧挨着地铁检票口的小广场。

跟淳史碰面，麻子每次都选这儿。这个车站离两人的工作单位距离相当，人流量也适中，很适合碰面。

“我就在从右边数第三根柱子下面，”她早就在电话里说好了，“你就从那边找吧。”

“我可能会稍晚一些，你待在那儿别动，”他说，“你这么小，一混进人群就找不到了。”

就算麻子的个头再小也不可能会错过，但每次碰面时，淳史总是像教训孩子似的这么说。

以前在两人去看西方画展回来的路上，他也曾这么说过。

“英语就是好。”

“为什么？”

“你看，喊人的时候，能用好多称呼呢。如果对方是恋人，就可以说‘honey’或‘sweet heart’。我甚至还听过有人用‘baby’呢。这么一喊，对方也会很高兴，是吧？”麻子笑着说，“因为别人要是喊我‘小不点’，我会很生气。”

的确。所以，当淳史有一次醉醺醺地说“麻子，你为什么从头到脚都那么小啊”的时候，她就用脚尖狠狠踢了他一下。

“干吗踢我？我正想说你小巧可爱呢。”

“我讨厌‘从头到脚’这种腔调。”

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好笑。娇小，麻子实在是娇小。跟高个子淳史并肩走在一起时，真的就像是悬挂在他的胳膊上一样。

不过，我们却是一对好组合。是一组被打乱的拼图游戏中正确拼接在一起的断片。

不会再有错了。这次才是正确答案。两年前另外那个人的事早就忘掉了。

想到这里，麻子再次抬起眼睛，这时她才发现那个系着红山茶领带的男人已经站在了挨着检票口的公用电话旁边。

年龄有多大呢？比淳史要年长得多。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还是四十多岁呢？

鲜红的山茶之所以惹眼，也是因为男人所穿的西装是质朴的铁灰色。如此看来，那条领带其实并不适合淳史那样的年轻人，而是更适合眼前这个年龄的男人……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会系着那条领带呢？

这时，男子的脸上忽然绽出了微笑。他等的人来了。

一个女人穿过检票口，一溜儿小跑着过来。约会迟到，慌乱的同时却还能够微笑自如，这是唯有那些可以让对迟到一笑置之的男友等着的女性才有的特权。她们常常会微笑着穿过混杂的人群，一面推开别人，一面还如此解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男友正在等我……”

当看到那女人的脸，认出她的时候，倚着柱子的麻子不禁挺直了背。

是那个女人。

麻子不禁朝他们凑过去。仿佛让人拽着一样，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向他们靠过去。

几乎同时，那对男女也发现了麻子。

那个女人几乎没有变化，所以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发型、妆容、服饰都没有变。一身剪裁得体的套装，整齐合脚的高跟鞋。开领衬衫是光鲜的白色。小巧的钻石项链熠熠闪光。

“三浦……”

女人也认出了麻子。

2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年半以前。

当时麻子还在八重洲地下街的一家小咖啡馆做服务员。

是打工，从下午一点干到傍晚六点。说真的，她并不想干，可是，失业保险金已经结清，父母也不愿让她赋闲在家，总是絮叨着让她走出去，于是她勉强找了这么个活儿来干。

那时的麻子尽管会呼吸，也覆盖着一层柔软的肌肤，却只不过是一部机器而已。胸口深处是齿轮在运转。

人类感知幸福的地方一定是心脏吧，麻子想。每当遇到幸福的事，心跳就会加速。跟恋人独处时心跳会加速，就是因为想让对方用手来确认它吧。

可是——

已经沦为机器的麻子，心脏却已然变成了只为自己活着才吱吱呀呀气喘吁吁地转个不停的齿轮。可以停下来了么？用不着再转了吧？这齿轮总是一面如此追问，一面勉强地运转。晚上趴在被窝里时，心脏这种不满的嘎吱声就会传来，催促着麻子。喂，可以停下来了么？干脆点。

把麻子弄成这样的仅仅是一个男人。他叫伊东充，一个直到半年前还跟麻子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年轻人。

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又是哪里出了差错呢？麻子跟他谈恋爱，订婚，请上司做媒人，选定婚礼地点，选好新娘装，又筹钱置办了新房的家具。

可是，就在婚礼举行前的两星期，婚事却告吹了。

“对不起。”——她仍记得对方所说的这句话，还有一句是“可是，我也很无奈，趁事情还未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分手吧。这样给你造成的伤害也不会太深……”

你明明已割断了我的喉咙，还说伤害不深。明明扼断了我的呼吸，却还要我走上另一段人生。你明明已经杀了我，却还挥挥手说“保重”，没事似的离开。麻子也想这样来回击对方，可是她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双方都请了律师，为了赔偿金额之类的问题而纠缠。麻子乖乖地跟着父母回答律师的提问，还在律师的要求下出示了充写给她的信。那只是他所写的一封信而已，至于为什么必须分手，他淡淡的笔触这样写道：

“母亲坚决反对。这样下去，你也徒有不幸。”

“我失去了继续相处下去的自信。”

“正巧她出现了，我深受吸引，出现这种感觉我还是第一次。”

“抱歉，我也觉得实在是对不起你，可是却无能为力。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爱上了她。我没有撒谎。对不起，抱歉。”

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空洞的语言。回响在已变空的坛子里的

背叛的声音。充并没有将其封起来扔掉，而是举起来砸向麻子。

直至摔得粉碎。

“也不知是发什么神经。”律师说道，“太不负责任了。对于这种男人，最好是给他点颜色瞧瞧。干脆起诉吧。”

可是，剩下的终归仍只是钱的问题。

婚约与结婚准备所花的钱。间接损失。由于是公司内部恋爱，麻子在解除婚约的同时也辞了工作。那是一家大公司，倘若仍继续上班，肯定能拿到高薪。据说这种情况就叫间接损失。另外还有赔偿费。

你先是把我杀死，却还说什么会付钱给我！

麻子在诉讼委托书上按了手印，跟自己被卖掉的灵魂说了再见。

“要是能找一份更稳定长久的工作就好了。”

早就知道父母会这样发牢骚。但她还是选择了当服务员，因为她觉得轻松。

只需默默端好盘子就行。只需记一下点餐单就行。那就选一家人少的小店吧。这样履历上即使适当地撒一点谎也不会受到盘查。也很少会受到“以前都做过什么工作？为什么辞了”之类喋喋不休的盘问吧。

“去找一份像以前公司那样的正经工作。”妈妈，虽然您一直这么说，可是，假如我去参加那种公司的录用考试，递上履历，然后被问起“以前曾在这么好的地方上过班啊。为什么就辞职了

呢”时，您有没有想过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明知别人一个电话就会令自己露馅，可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说“想拓展一下视野”之类的谎，您有没有想象过我这种惨状呢？

我也很辛苦。穿着褪色的甜美风格朋克围裙，兜里塞着成捆的账单。把低低的鞋跟都磨平了，成天抱着盘子站在那儿。都二十六岁了，却毫无希望地干着那种女高中生才会干的临时工，我能不辛苦吗？

我要给那些穿着比我从前上班的公司差得远的公司制服的女职员送午餐，她们一个手势我就得给她们添咖啡，收拾她们那令人反胃的剩饭，有时还会在盘子里发现落下的长发，你说我能高兴吗？

所谓人生错乱，大概就是如此吧。

就在抱着这种念头干活的时候，麻子遇上了那个女人。

3

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喝着牛奶咖啡。纤细白皙的手指托着杯子，右手小指上戴着粗壮的金戒指。

于是在地下街，即使在窗边也并不一定能看到漂亮的景色。除了对面的小饰品店和汉堡店，剩下的只有行人的脸，脸，脸，脸，除了脸还是脸。可是，麻子却觉得，她似乎正饶有兴味地注视着

这些。

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店内空荡荡的。除了她，就剩下一帮推着文件的上班族，而且像是彼此商量好似的，跟她恰恰相反，全都缩在里面的包间里，正挨着头窃窃私语。

在这个时段，服务生只有麻子和另外一个在动漫专修学校上学的女孩。那女孩一有空就会躲进后面的厨房，似乎正在跟那名同样在打工的洗盘子男孩谈恋爱。

麻子则一个人躲在观叶植物后面，靠着墙壁，呆呆地望着店内。窗边的女人就坐在隔着两个座位的地方，身体朝着麻子这边，但两人的视线却并未交会。她静静地喝着牛奶咖啡，眼睛追逐着流向外面通道的人潮。

店内播放着广播，是专门播放流行音乐的频道。麻子并不是那种对音乐感兴趣的人，那些不知名的曲子总是从她脑前一掠而过。

所以，即使窗边的女人跟她搭讪，她一时没反应过来。

“叫我？”

麻子眨着眼睛微微探出身，窗边的女人说了句“你听，这个”，然后仿佛能看见流淌的声音似的，竖起食指。

“这曲子，我喜欢。”

麻子竖起耳朵。音乐声流淌过来。是一支英文曲子。麻子花了好些时间才弄明白歌词。

Who's that boy

I need a quick identification

Who's that boy

Here I go again

Tell me what's his name

“没听过吗？”窗边的女人微笑道。

麻子摇摇头。“我对音乐没多大兴趣。”

“哦？太遗憾了。”

窗边的女人交叠起修长的腿，从一旁的包里拿出香烟。是弗吉尼亚牌女士香烟的清凉薄荷型。用细长的打火机点着后，悠闲地吞吐着烟雾，和着曲子轻轻地哼唱。

麻子也听完了剩余的歌曲，却并未觉得有眼前这名成年女子宣扬的“我喜欢”那样好听。

接着传来的是一支节奏明快的歌曲。窗边的女人掐灭了香烟，抓起账单站了起来。麻子也来到收银台前。

“谢谢。”

说完，窗边的女人离身而去。

仅此而已。麻子有空的时候，顾客有时也会跟她搭讪几句。有一次，她甚至还被迫听一名突然进来的中年上班族说了一通做人的大道理，尽管她连一句都没听进去。

可是，这个女人却不同。她那优美的腿部曲线、稍稍下垂的肩膀，还有头靠在窗玻璃上的样子，已变成了淡淡的底片残留在麻子心里。

麻子后来才想，说不定那是因为音乐转换为明快情歌的一瞬间，窗边的女人那掐灭香烟站起来的姿势中透着一丝跟自己相像的感觉吧。

第二天，她又来了。

时间也差不多相同。店内同样是空荡荡的。她在同一座位坐下，又点了牛奶咖啡。然后站起来，走到店内的粉红色电话前，拿起听筒。

开始那一阵子，她和麻子都是一副互不相识的表情。可是，当她昨日所说的“喜欢”的那支曲子传来时，她抬起脸来，视线与麻子的碰到了一起。

“啊，点上了。”

“您点播的？”

“是啊，虽然是第一次。还真点上了啊。”

“当然。”

为了方便顾客点歌，粉红色电话的旁边就贴着歌曲的号码。她大概是用那个点的吧。这个时段点歌的客人不多，所以很容易点上吧。

窗边的女人静静地哼着，晃动着脚尖，抽着烟，眼睛则追逐着窗外的行人。

歌曲结束后，她又抬头看了看麻子。“这曲子真让人深有同感。”

麻子只能含糊地笑笑。因为，她今天没怎么用心去听。

“你是大学生？”窗边的女人问。

“看着像吗？”

“嗯。”

“那就随您这么猜吧。”

窗边的女人笑了。第一次露出牙齿。那么整齐，简直有点不自然。大概是从事特殊行业的女人吧，麻子想，不像是艺人。

“上班吗？”麻子试探着问了一句，对方摇摇头。

“以前上过。现在正在找工作呢。否则，也不会在这时来咖啡店消磨时间了。”

那倒也是，麻子应承了一句，也微微笑了。

“这一带交通便利，通勤时间也短，可就是找不到一处好地方。哎，我要是再年轻点，工作肯定有的是。”

“有这么难？”

她皱起眉。“不是一般地难。那些人差不多只瞥一眼履历就跟你说不行了。”

“我还一直以为现在是用工荒的时代呢。”

“就这样还是被淘汰呢，太残酷了。坐办公室的女孩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年轻，与有没有工作经验根本就不搭边。”

“您以前从事什么工作？”

张口之后麻子就后悔了。连自己都讨厌别人问这个，躲避都还来不及呢。这个女人自然也处在同样的境地，不是吗？

可是，她却轻轻摇了摇头，拢拢头发，坦率地回答道：

“社长秘书。”

“好厉害哦。”

“兼情人。所以，人家玩完了你后，就一脚把你踹了。”

她点上香烟，试探般抬眼望着麻子。你怎么想呢，小姑娘？

麻子缓缓地说：“女人啊，经常会把工作和私生活纠缠在一起，陷入严峻的困境。”

窗边的女人点点头。居然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

“你，不是大学生吧？”

“你怎么知道？”

“刚才那番话，透着一种真情实感呢。只知道在学校里学习的女孩，是说不出这种话的。”

“是吗？”麻子重新抱了抱托盘，贴在胸前。这也许是一种潜意识中保护自己的动作吧。自从跟伊东充的事情发生以来，麻子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想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的冲动。

“我，遭到了背叛。”窗边的女人喃喃道，目光透过玻璃追逐着川流不息的陌生人群。

“他跟我说，到时候肯定会和老婆离婚，跟我在一起，说了好多年，我也一直坚信如此。六年啊。六年前我也更年轻一些。”

麻子垂下眼睛。

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种人，无论是对出租车司机，还是像麻子这样的女服务员，抑或只是坐在新干线邻座上的陌生乘客，他都会把自己的内心披露出来。也许是觉得这样不会留下麻烦，对方也会置若罔闻吧。

窗边的女人喝了一口牛奶咖啡，放下杯子，仿佛嚼到了苦涩